

罪
惟
錄

二七



罪惟錄列傳卷之九上

抗運諸臣列傳總論

運者天也。抗運者人也。奉天惟人。協天惟人。諸戴天惟人。有人特起而抗之。至欲無天。而但有其人在天。故不為其所抗。顧不能不以抗運者為非人。不能不以抗運而不勝者為非天之人。何者。運主數而抗之者主理。以理衡數。天當動变時。不可無此人。或曰。三古以前。不尊節義。然豈无涿鹿之戰。致勤勞鬼物。後世舉旗而使人畏。履霜而使人懷。阿黃帝者能指之為賊。不能禁之使不為神。蓋以其身石。夫造化要与捐頂踵自靖者異矣。大率學見其大德。樹

有素人望所歸誠不但以一死塞責將為萬世存防維持傳中致雖不同或從容而就昇俎或崩陷而敝智力或扳胡而升或闔室以從氣凌山河白日為晦磊落光明萬古俱可羞乎使孤竹二子無叩馬數語使觀兵者奪氣不過首陽遺瘠太史公何處以首其七十列傳哉

抗運諸臣傳

方孝孺父克勤兄孝聞弟孝友妻鄭氏子中憲中愈二女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裔出桐廬玄英處士宋初徙居浙寧海縣成里曾祖子野祖炯元鄞縣儒學教諭二子克勤克家克勤國初為濟寧知府學究考亭研究至忘寢食在官興學百區省獄与僑民受其惠禱雨涕泣袒跣雨輒應三年增戶口半永嘉侯亮祖將舟師北征水涸舟膠且大動民夫克勤哀禱大雨舟通為治急風俗任德化子三孝孺其仲也生之夕有大星墮其處幼精敏絕倫雙眸炯然日讀書積寸為文雄邁醇深鄉人呼為小韓子七歲失

母林氏哀慕如成人。十四五侍父宦遊。歷覽周公孔子廟宅。問陋巷舞雩所在。遍尋七十子遺踪。喟然曰。世無尼父。安所瞻依。曹國公文忠見之。期以國士。乙卯。父被誣下獄。上書丞相府。願以身為軍贖父罪。不報。從宋景濂遊。景濂稱其穀重洞釋諸理。勇以明王道闢異端為己任。會父再坐空印事。草疏詣闈。父卒。扶櫬歸服闋。復從景濂入京。景濂嘗侍宴。命撰靈芝甘露頌以進。歸忌之旦。發愕曰。死矣。孝孺曰。無庸。晚已代屬草。輒携入上曰。此殆非學士所為。頓首以實對。上曰。良勝汝。尋以學士吳沉薦。召見。試策論立成。上改容嘆曰。異才也。賜緋袍腰帶服之。平巾往見東

宮宴禮部上潛使人欹所坐試之孝孺必正席乃坐。上喜其端整顧東宮曰此莊士吾老其才輔汝。諭還家景濂為文送之有曰予所許汝不以文。後二十餘年當信予此言。其秋景濂徙蜀孝孺顛天願損己壽益師嘗登巾子山絕頂縱談千古曰此樂蘇子瞻死後三百年所無尋為仇家所連逮京上見其名釋遣之壬申以薦召至上方心在賞罰未遑教化曰此非用孝孺時除漢中府學教授蜀獻王聞其賢聘為世子師尊以殊禮召對不名號其讀書之廬曰正學丙子禮文京府惠宗即位召為翰林博士陞侍講學士預經筵備顧問有詩紀事詩云風軟彤庭尚薄寒御炉香繞玉闌干黃門忽報文淵

閣。天子清孝孺德望既隆。一時倚重。上每讀書有疑。輒召
書召講官。孝孺德望既隆。一時倚重。上每讀書有疑。輒召
講解。臨朝群臣雜奏對。必命孝孺就扆前批答。預修太祖
實錄及類要諸書。為總裁官。會改謹身殿為正心殿。作疑
命神寶。又獻頌。皆規正君德。時上勇行周官法度。品官階
勲。悉如周卿大夫士之制。而承天午門。各易以臯門。應門。
皆用孝孺議也。用改官。以孝孺為文學博士。北兵起。日召
諮詢。詔檄皆出其手。及兵至江上。孝孺畫策。誓死社稷。勿
去。金川不守。宮中自焚。乃服軒轅。晝夜哭之。哀鎮撫伍雲
等。執以獻。不屈。係獄。王遣諭再三。終不变。復召草禪詔。背
立。號聲徹殿陛。上升榻。勞曰。先生無為。予法周公輔成王。

耳。曰。成王安在。上曰。彼行自焚。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曰。國
賴長君。曷不立成王之弟。王語塞。曰。此朕家事。先生無過。
勞若。顧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起大批數。
字云。云。投筆于地。罵且哭。曰。死即死。草不可得。上大怒。叱
曰。汝焉得遽死。朕當滅汝十族。以刀抉口。兩至耳。逮其宗
支及母族林彥法等。妻族鄭原吉等。刑孝孺前脅之執不
從。上益怒。收朋友門生廖鏞等為十族。號方黨。誅之。別有
傳。然後詔磔孝孺于市。為建文四年九月十有一日也。
是
大約係三楊之筆。云孝孺叩頭絕命詞曰。天降亂離。乞血
哀。彭韶有臨江詞以辯之。絕命詞曰。天降亂離。乞血
淚。交流。以此殉君。乞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庶不我尤。時年

四十有六復收其妻鄭上与二子中憲中愈先自殺二女溺淮水死天台王宗元云當時西楊欲為二女作傳不果以屬石梁王度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時外親之親抄沒發衛充軍死者復千餘人距景濂惜別時恰二十年矣孝孺篤思誼景濂至夔州自漢中走荆榛往省墓私居念及或得其手跡輒泣不止。与林右、王紳、郭濬、劉浩、葉見泰諸名士友善被薦時王叔英與書大半勸以時措孝孺頗然之及遇主輒慕古王政盡欲見諸行事以故多紛更無成效其文章大類蘇氏正論過之嘗謂道之于事無乎不在為二十八歲雜識三十八章以自儆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謂先王之治。

先德禮而後政刑。作深慮論十首。以纂臣女主之類。雖一
天下。未可為正統。○作釋統三篇。四方彝裔。得一字寶千金。
死後遺骨。門人廖鏞王稌等瘞之聚寶門外。有分携還鄉
者。洪熙中。上諭羣臣。孝孺輩皆忠臣。詔姦臣黨並從寬典。
方氏遺族。始有赦還者。一子婦魏氏。亦得歸。因即故居立
祠祀之。後王稌輯遺文。為侯城集。謝方石鐸。與董文選孔
昭。共蒐得三十卷。拾遺十卷。為文千二百首。所稱遜志齋
集。孝孺所自號也。弘治中。給事中金谿吳世忠。請表祠孝
孺等。不報。台人繆恭。走京師。上六事。亦以為言。通政司繫
恭獄。待詔。勿罪。放恭還。萬曆初。始許棄錄建祠。祠于朝

天宮前位居徐國公下第二。南都察院司務余脊蒙建顥
祠聚寶山之木末亭。方氏既族，惟克家子孝漫先從寧波
民奉奏減城工加賦，忤旨，孝漫並謫寧夏慶遠衛軍，及孝
孺死遠不及軍，故孝漫以軍支。孝漫尋孝復子琬援例調
海門衛軍，得釋為民。成化十八年，謝鐸謁孝孺祠，琬孫志
荆出迎，鐸喜方氏有後，因題詩贈之。有孫枝一葉是君恩
之句。
道區尚存。或云魏澤藏孝孺幼子，冒余姓，葉張氏，乞
志。魏澤下摘去黃萌三行竄入托孤一節，指幼子名總之。
德宗以為俞允仕勉等求弇州作漫姓記，二說皆偽。
遺族故還者，其實錄也。兄孝聞字希學，十三喪母，輒稽典
禮，蔬食水飲。越三年，居父及祖母喪，每一號慟，呕血，扶

而後起寢成羸疾。徧學五經而遂于易。從學者甚衆。孝孺嘗曰。某所庵知斯道。非特父師之教。六吾兄之訓誨之弟。孝友字希賢。庶母董氏出就刑。與孝孺訣。有取義成仁一絕。士論壯之。詩曰。阿兄何必處潛。取義成仁在此。弘光中。追謚孝孺文正。贈太師。禮部尚書。妻鄭氏。貞愍夫人。弟孝友翰林院待詔。

論三。幸而生正學。清難之年而孝孺不死。上曰。老其才。將使雍容禮樂之間耳。倘輒受事。勢必議井田。不合授勅去。即否。諸周官紛更去。新莽義何然。則北平不起。勢六未能成太平。獨宜事君臣為萬世作則耳。種子二字。

姚亮一一道破。即奈何仗所諮詢便欲旗山諸軍第望見方袍閣中。殿下拜引死罪也。大書數字云。即古齊太史兄弟弗過。燕興子漢卿。雖成敗分要。是父子間相授受。而不洗。管蔡之名。武建文遺臣題詩城眉亭。有全身遠害之句。陳建史論謂當畢志金川。乍啓大內。初焚之日。可以無十族殃。夫正學正砍。大其犯。使後世曉然不得復以家事為辭。故諸臣只自靖而正學迄殺八百七十三人。而不悔。諸臣致其身正學。胎其義。大小之分。未可同日語矣。李文達謂正學師景濂。而忠義之氣。景濂不能及。誠確論也。獨方氏遺裔一節。弇州六代為作謠。

而鄭端簡以孫枝一葉之語。亦並為存疑。然所謂方氏
遺族四字。不必正學後也。余秀洲已見弇州復姓記。而
吾學不存。蓋其慎於朱太史以志淵實謝詩謂軍籍弗
連。且証其遺匾。自是余疑而為愈。摘甯縣志之事敗。而
正學無偽。脩國楨信筆。諸可一概抹也。夫一門節義。古
冊不樂見。妻鄭及子女四人。燕王誠不得而殺之矣。嗟
父去矜之所詒遠也。

父兄子孫皆以法
世不無人○
五學集卷之三
直指其事○
吾學不齊蓋其時
人志向者隨意詣
數字下又○
余後○是○余後
讀此間又紅林一葉上
並亦有學無而體大
為

練子寧

徐子

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江西新淦人。父僖。洪武間為起居注。直言忤旨。出為廣德州同知。遷臨江鎮安二府通判。卒官。子寧幼英邁。稍長。與金少保幼致友善。戲曰。子若為良臣。我必為忠臣。過安慶。吊余忠宣闕祠。有殘碑墮淚空秋草。折戟沉沙。仰夕陽之旬。十八年。應策有云。陛下孜孜求賢。而數用弗當者。察之不詳。用之太驟。之過也。亦徇名而已。不知實之故也。古之用人者。必其人之足當是任。而後用之。不疑。今以小善而遽進之。以小過而遽戮之。且天下之才生。之甚難。成之尤難。陞下既知生之成之為難。又思以區區。